

<<百年五牛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百年五牛图>>

13位ISBN编号：9787563378470

10位ISBN编号：7563378472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梁由之

页数：248

字数：2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百年五牛图>>

前言

梁由之先生的《百年五牛图》在网上连载的时候，我有幸几乎同时拜读，随后向不少人推荐。如今三四年已过，在梁先生的作品出版之际，由我来绕舌，向梁先生和读者们致意，更是幸何如之。——我与梁先生至今尚无一面之雅。

在网上看到他的文字的时候，几乎肯定地以为自己了解“这个人”。

“这个人”的特征大概是：生于20世纪60年代，在文化启蒙的80年代受到正面的影响，而未经受无耻的80年代的污染，随后经历了90年代的流浪，而在新千年的“国际社会”即网络上，有了表达的冲动和机缘。

《百年五牛图》就是一个热爱文史哲、才学识郁积于心的中国人在当代近乎荒凉的生存格局中寻求突破的努力。

我的向人推荐也是着眼于梁先生真正从网络上站立起来，给了当代汉语世界一份难得的作业。

他的作品给犬儒、乡愿大行其道的当代社会提供了立场鲜明的参照物。

一如论者所说，即使社会教育意义极大的“潜规则”理论也“忽视了人的精神性、道德自主性、要求承认的自我实现和人生追求多元性”（胡平语），在此种无视或忽视的局面里，《百年五牛图》张扬人的价值，实在是无上的功德。

《百年五牛图》写了五个人：鲁迅、陈寅恪、张季鸾、蔡锷、林彪，这是上个世纪梁先生心目中最为佩服的五个中国男人。

梁先生毫不掩饰对他心中巨牛人物的尊敬，他的五牛图在某种意义上如同太史公的纪传，只不过他比太史公更审美，更强调人格的标杆。

这五个男人性格鲜明，命运各异，但无一不是赤诚而深沉的爱国者，无一不是人格精神的独立者。

太史公纪传的华夏人物，多处于我国传统文化性格形成的前期，那些人物，多为其命运展开的“不自觉的文本”，他们的个性难称独立，他们是我们千载之下多为叹息的待成熟者。

梁由之巨牛五人，也处于我文化现代性进程的前期，但牛人之所以牛者，乃在于他们有充分的自觉意识，非“跟着走”者（邓小平语），他们的思想、个性是自由而独立的，他们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又建基于对人对世“无缘无故的爱”。

因此，报世而独立的他们越过了时间，成为上个世纪数十亿中国男人中屈指可数的男人，人格成就和人生成就至今高不可攀，少有企及。

梁由之善用了“国际社会”的平台，为他自己，也给我们做了一次游刃有余的五牛解析，意态酣畅地欣赏了这些“时间的玫瑰”，实在是值得祝贺的。

<<百年五牛图>>

内容概要

本书是梁由之为他心目中百年中国五个最杰出的人物所作的评传。

所谓“百年五牛”。

指的是文人鲁迅，报人张季鸾，学人陈寅恪，武人蔡锷、林彪。

作者博览群书，集萃众说，纵横捭阖，独抒己见。

成一家之言。

本书以传为主，以评为辅，对这五位性格鲜明、建树卓越、影响深远、命运各异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事迹，作了精彩独到的勾勒和评述，颇多心得和发挥。

全书体例独特，文采斐然，雄深雅健，汪洋恣肆，既有精神深度，又很具可读性，可作百年中国历史之导读。

<<百年五牛图>>

作者简介

梁由之，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楚人，居粤多年。

梁某大腹便便，兴趣广泛，尤好音乐、历史、军事、金融投资和旅行。
2005年开始在天涯社区敲发文字，2006年起在《读库》等平面媒体发表文章。
其《红尘冷眼》《风雨江山》《百年五牛图》《谋士群研究》等系列作品，影

<<百年五牛图>>

书籍目录

序梁由之《百年五牛图》百年树人：关于鲁迅再造共和第一人：关于蔡锷 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关于张季鸾四海无人对夕阳：关于陈寅恪将军百战身名裂：关于林彪 附：从凤凰到长汀治史者（跋）

<<百年五牛图>>

章节摘录

插图：五、风波浩荡足行吟胡适位高名重，著述等身，但不注意积蓄，晚年旅居美国时一度生活困窘。

由是他多次现身说法，劝后学唐德刚趁早多攒些钱。

老舍直言：钱是人的胆子。

鲁迅对经济问题有切肤之痛，对钱非常在意和敏感，认识也更为清晰、深刻。

别的且不说，厚厚一部《鱼迅日记》，除略记亲朋酬酢及书信往来外，基本上就都是书账、钱账。

鲁迅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

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从少年时代起，鲁迅前半生一直为钱所困。

上面那番话是他1923年12月26日在北京女高师的一次讲演中说的。

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又当着不大不小、待遇尚可的官，还在好几所大学兼课，收入颇为可观。

但他不惟阮囊羞涩，而且经常举债度日。

这是什么原因呢？

1919年，费尽移山心力，连故乡绍兴的祖宅都卖掉了，鲁迅总算将周氏老老少少一大家人全都接到了北京。

终于可以奉养慈母，承欢膝下；两个弟弟也各安其职，其中二弟作人更是出任名校教授，余暇为文，名动中外，影响之大，风头之劲，直可与乃兄并驾齐驱；八道湾的“菟裘”也营造得像模像样，令人称羨。

似乎能够从此过上舒心的好日子了。

然而好景不长。

1923年7月19日，羽翼已丰的周作人断然与鲁迅绝交。

随后，大哥被扫地出门，八道湾的大宅院没他什么事了。

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砸得鲁迅头昏脑涨却又有苦难言。

一切只得从头再来。

租房。

买房。

供养母亲、妻子。

接济三弟建人。

帮助学生和青年。

应付各式各样的论敌和挑战。

几次大病。

嗣后两年，也许是鲁迅平生最为苦闷的时期，直到许广平出现，事情才算是有了变化。

1926年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起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上海。

随后，按预先约定，鲁迅转海轮去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到广州工作。

鲁迅在厦大时间不长，心情也不甚愉快，但在写作上却成绩斐然，收入亦不菲。

他在北京的负债，正是到厦门后才渐次偿清的。

次年1月18日，鲁迅离厦门经香港抵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

<<百年五牛图>>

广州四一五事变后，他尽力营救被捕学生，并辞去在中大的一切职务，以示抗议。

1927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两人正式同居。

此后的九年，尽管兀自大夜弥天、风雨如晦，但却是鲁迅平生在上生活上最为优裕、心态上最为从容、收入上最为稳定、经济上最为宽松的一个时期，他着实享受了一把尘世的幸福。

他依旧愤怒、论战，但也常常下馆子、看电影，高兴时也洗洗脚。

他们租住的房子，约略相当于时下所谓“高尚社区”的“复式单位”，有上下水道和煤气等现代化设备，家中有专职女仆。

鲁迅在上海曾几度搬迁，越搬越高档，临终前还在寻租条件环境更好的住所。

一些论者过于强调了鲁迅离开北京时的失落和惶恐，这实在是皮相之见。

至于鲁迅自己，这个“世故老人”，有意无意间也总是摆出一副哀兵之态。

其实，这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种烟幕罢了。

鲁迅何人？

此翁“十分精细”（许广平语）。

他南下由厦门而广州而至上海长期居留，是经过精心算计、胸有成竹、有恃无恐的。

如果没有经济上的保障，与许广平一起开创新生活，对他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细看他热恋时冰冷的名作《伤逝》，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

在厦门大学，鲁迅月薪400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00元。

在中山大学，月薪500元。

都比在北京时丰厚，而且发放及时足额，开支则要少得多。

初到上海，鲁迅再次得到了蔡元培的鼎力襄助。

蔡元培推荐鲁迅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月薪300元。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定期足额支付达四十九个月之久，折合当时的黄金约490两。

领高额干薪而可以不做任何事情，这等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居然让苦了大半辈子的鲁迅摊上了一回，真是何幸如之。

这无疑是一个及时而巨大的奥援。

1932年初，“大学院”改组为教育部，新任部长朱家骅以“绝无成绩”断了鲁迅的这份财路，鲁迅平生绝无仅有的尸位素餐宣告结束，好在这时他已经不缺这点银两了。

鲁迅在上海，收入除不劳而获领取了“大学院”几年干薪、在报刊发表文章获得相对高额的稿酬外，还有与他合作多年的北新书局一开始每月支付给他版税及《奔流》杂志编辑费各100元。

北新书局的老板是鲁迅在北大时的学生李小峰，此公暗暗克扣了老师著作的大量版税。

鲁迅发现后，不动声色，暗中觅得若干无可争辩的证据后，在1929年通过律师杨铿为自己讨回了公道，索回应得版税20000余元，这笔钱相当于鲁迅全部著述稿酬的五分之二，或者他一生全部收入的近五分之一！

梁某服膺鲁迅，除了他独立、自由、深邃、明察、下笔如有神之外，还佩服他会打官司。

鲁迅打过两次官司。

一次是大张旗鼓、痛快淋漓地跟上司兼论敌“老虎总长”章士钊打，打出了威风，讨回了自己“不算区区”的职位，他赢了。

另一次则是“关起门来谈判”，秘而不宣、悄无声息地跟学生兼书商李小峰打，打出了实利，讨回了自己该得的钱。

鲁迅有利、有理、有节、有度，在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并不过为己甚，也为对方留足面子和余地，因此双方并未撕破脸面，此后继续合作并未再发生类似问题。

鲁迅靠自己一支笔，过上了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广有布施，相当的自由，几乎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

分析鲁迅而不体察其经济状况，难免似是而非，不得要领。

周扬在上海滩混时，虽然借助于政治力量，具有“元帅”一般的威风，无奈没有能力写出有分量的文章，收入微薄，住在小亭子间，时常靠岳母救济才能勉强把肚子填饱，日子过得狼狈不堪。

此公的男女私情与他的革命精神同样饱满高涨。

<<百年五牛图>>

他分进合击，两头冒烟，致使妻子吴氏和女友苏灵扬同时怀孕。

将吴氏送回湖南益阳老家甩掉包袱后，还要大腹便便的苏灵扬四处告贷，聊以度日。

1936年元旦，苏临产在即，比《乱世佳人》中的美兰妮还惨。

周扬一文不名，无法送医院，出门跑了一个下午，好不容易从郑振铎手头借到20元，才解了燃眉之急。

鲁迅蔑视周扬之流，除了理念和作风方面的歧异外，经济上的优越感，亦当为原因之一。

<<百年五牛图>>

后记

治史者由于工作的原因，我这几年较多关注民间治史。

在发现稿件线索和组织出版的过程中，有幸得识梁由之先生，并成为生活中的益友。

在中国，有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机构不去做，个人在做；专家不去做，民间在做。

对历史的挖掘和梳理，更是这样。

对于有些人来说，做这份工作，是一个饭碗，一个负担；对有些人来说，是一种享受，一种责任。

从前，由于信息不能共享，致使专业研究成为少数人的特权，便出现了一大批尸位素餐的所谓专家，他们只需炫耀自己所掌握的上游信息，就具备了别人不能比拟的优势。

拜时代进步所赐，终于出现了史料面前人人平等的情状：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这样，原先的“专业”与“专家”突然之间变得经不起推敲。

与投身其中的民间高手摆在一起，各自身外所附丽的研究特权已经不复存在，而是开始比拼彼此的智识与智慧，热情与才情。

到这个地步，所谓“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区分，有时候真应该颠倒过来了。

当我读到“百年五牛图”之林彪篇时，已隐隐得闻作者笔下的风雷之声。

看至最后，得知梁由之是用几日时间一气呵成，洋洋几万字一挥而就时，我完全理解，完全相信。

更应该感谢互联网的出现，传统的著述方式不再是广泛传播的唯一手段，甚至已经不是最有效的手段。

当众多专家还在靠出版“学术专著”来捞取功名和前途时，这些民间高手也已在网络世界书写出自己的传奇。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梁由之的《百年五牛图》几乎是流传最广、口碑最好的民间治史典范，到这种地步，是否付梓出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如今《百年五牛图》以纸质图书的面目纳入学界视野：即使不如此，也丝毫无损其光芒和骄傲。

像梁由之这样的人不是少数(也许正是他们，带给我们另一种阅读体验和希望的曙光)。

另一位从事个人研究的朋友，曾对我说起过某家研究机构的资料室，岂但保管人员，就连这里的领导和研究者，也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

当他成为若干年来第一个进入其中的人，拂去堆积其上的封尘，看到正在遭受岁月磨蚀的文献时，他对我说，他感到了一种幸福。

是的，他说的是幸福。

“你会发现自己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情，可做的事情。

如果我生活在一个历史被研究得较为透彻、文献被整理得较为完整的国度，岂不要无聊得闷死？

”我们不会的。

我们的历史几乎永远是现在进行时，处于不断地颠覆辩诬、刷新升级中，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幸耶？

非耶？

<<百年五牛图>>

媒体关注与评论

《百年五牛》百年窳 我时时有这样的感觉：民国人物比我们今天的人要牛气得多。大概在那时代，真正碰上了一轮王纲弛纽的乱世，士人心里似乎都很明白，自己要做自己的主，因为不再有人给他做什么主。

所以那时候的人，仿佛都有一种自手打造新世界的自信力在。

惟其有了这种自信力，其精神气格才大有不同。

与之相比，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娇气得多。

每每见到的所谓“个性”，也多是这“娇气”的产物。

——所谓娇气，其实就是任性有余而自信不足。

《百年五牛》写到的五个人，严格的说都可以算作民国人物，无论呆在战场还是呆在书斋，他们身上，都有一股子风云气。

这种风云气，我们在今天的人身上很难见得到。

作者梁由之先生，我并不认识。

最初读到他的文字，是在“天涯”网站的一个论坛里，读的恰好是“五牛”中的鲁迅。

因为见识狭窄的缘故，“五牛”当中，我稍微了解一些的，也就是鲁迅。

他把鲁迅选作第一“牛”，我以为是有眼光的。

最初他在网上写的文字，稍嫌简略，后来结成书的定稿，就丰富多了。

但即便那样简略的文字，我也还是看出了他判断上的自成一格，迥非人云亦云或刻意标新立异的浮泛起哄。

比如在当代时髦的“扬胡抑鲁”的问题上，我以为他的叙述立场就十分到位。

——像鲁迅这样一个人，岂是若干“主义”（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能够框定他的？

所以倘要拿“主义”的是非来宣扬或否定鲁迅，最终的结局也只能现出那“主义”自己的小来。

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想，原因就在于：鲁迅的判断始终是建立在直接体验之上的。

他从来不悖离体验去做空头的议论。

所以当你拿胡适去照鉴（或审判）鲁迅的时候，除了说明你感觉出了问题，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

梁由之叙述鲁迅的时候，也抓住了这种体验。

当代的学界乃至思想界，常常是一个伪问题层出不穷的帮会团伙。

独立思考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搭理它。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鲁迅这个老瘦的病人实在是满有力气的，竟然跟那么多的团伙都缠斗过。

换了我，早就累死了。

——所以他才是“牛”。

牛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有力气。

当然，世上更多的牛是有力气、没脑子，俗称“蛮牛”。

鲁迅不是这样的牛。

他或许是《出关》中载着老子先生的那头牛，或许是《法华经》中载众人出火宅的那牛。

反正他是够牛的。

可见，要做牛的上品，脑子是至关重要的。

梁由之选的这“五牛”，文一个武一个的，似乎没啥标准。

但只要通阅一过就不难发现，其标准是很清楚的。

这标准就是“有力气有脑子”。

我们大抵可以用八个字概之，叫做“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我当时在网上读的两牛，是鲁迅和蔡松坡，都有这个特点。

后来看完“五牛”，确信所见不虚。

张季鸾、陈寅恪都很典型。

比较让人吃不透的是最后一牛的选择，也就是林彪。

<<百年五牛图>>

可惜这一牛还关在棚里。

编辑是一个很尴尬的职业，这也是我很少写跟我职业有关的所谓“论文”的一种原因。通常的情况，从跟作者谈选题到最后出书，一开始往往兴致勃勃，到最后常常会觉得对不起作者。这本《百年五牛》就是个例子，责任编辑邹先生算是给折腾坏了。

因为最后那一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终于被斩尾，不能释放出来。

你大可猜测那有关的斩尾原则或许具有兽医的背景，必定认准这头牛得了疯牛病，所以必须羁押乃至销毁。

我们不懂禽兽的道理，也只好作俗人的打算。

俗人的俗气就像是钱钟书的字，谓之“默存”。

我本人对林彪并没有特别的好恶，但我痛恨对历史话题的一切封锁。

历史并不会因为你定了调就变得清晰的，也不会因为开放了讨论而变得模糊危险。

你匆匆盖了棺，不见得“论”就能够“定”。

州官所谓的“放火”其实也就是百姓常说的“点灯”——你不明白（或装作不明白）这里面本来的一致性，硬要把事情弄得对立起来，这才叫自寻短见呢。

可惜，这样的短见当今遍地都是。

但你不能因为自己短吾短以及人之短，就断定人家不会长吾长以及你之长。

这叫做什么呢？

叫做器量太窄。

而所谓器量窄，说白一点就是骨子里没一点牛气。

所以我总觉得当今的很多霸王们心里其实是很虚的。

可悲的是，越是心虚，就越要装出气冲斗牛的样子，何必呢！

在这没有牛气的年头，看看这本《百年五牛图》，算是给自己的病体服一剂补药吧。

2008年11月 龙子仲写

<<百年五牛图>>

编辑推荐

《百年五牛图》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百年五牛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